

■《天鹅湖》剧照



打响上海文化品牌

本报讯 (记者 朱渊)继去年赴欧洲巡演获得不俗反响后,“天鹅军团”将于今日再度启程前往德国柏林,开启经典版《天鹅湖》第三次欧洲巡演。据悉,此次上海芭蕾舞团将在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三个国家的四座城市为观众们献上共计 27 场演出,其中包括在德国柏林的 11 场、奥地利维也纳的 10 场驻场演出和在荷兰鹿特丹新卢克索剧院、布雷达沙赛剧院的 6 场演出,这也是上芭首度献演德国和奥地利。

经典版《天鹅湖》首演于 2015 年,由上海芭蕾舞团特聘艺术总监——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德里克·迪恩担任编导,是上海芭

蕾舞团在继承和发扬古典芭蕾艺术上的诚意之作。

此行上芭赴欧洲巡演的阵容强大,包括 48 只“白天鹅”在内共 107 位演职人员组成浩浩荡荡的巡演团。阵容方面,上芭首席明星、国家一级演员吴虎生和主要演员、国家二级演员戚冰雪将担任领衔主演,分饰齐格弗里德王子与奥杰塔/奥吉莉亚。

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表示,前往拥有数百年芭蕾传统的欧洲巡演,对上芭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唯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演实力,才能打造出精致唯美的海派芭蕾精品,为在国际舞台上打响“上海文化”品牌贡献一份力量。



马上评

亮相

□ 朱渊

用源自西方的芭蕾语汇展现世界芭蕾舞舞台演出频率最高的《天鹅湖》,上芭这一经典版所要面临的挑战不仅是“挑剔的眼光”,还有一份“感受与众不同的期盼”。48 只天鹅的豪华阵容,武装到牙齿的精致,还有一丝不苟地唯美演绎,是海派芭蕾要交出的答卷。

用纯中国的传统戏曲来演绎“东方莎士比亚”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,上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巡演,想要收获的不仅是“惊艳的目光”,还有对古老戏曲中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认同。

在中国戏曲舞台上,有一种特别的舞台表演动作,叫做亮相。即便武功盖世或是身怀绝学,在放大招前,总有一个“亮相”。演出前,或是一段舞蹈动作后,来一个短促停顿,集中而突出地显示出人物的精神状态。现如今,上海的优秀剧团带着实力剧目在欧洲巡演,正是厚积薄发的“亮相”。

无论是用西方语言再现世界经典,或是用东方戏曲展现中国文化,上海院团频繁的欧洲巡演带去的既是中国演艺新势力,也是“上海出品”的金字招牌,而收获的将是世界观众对上海、对中国文化的全新认知。

本报讯 (记者 赵玥)作为上海昆剧团建团 40 周年庆的收官演出,上昆 70 多名演职人员的庞大队伍昨日抵达奥地利格拉茨大学,开启



■《牡丹亭》剧照 主办方供图

上芭《临川四梦》
上昆《天鹅军团》
同时开启欧洲巡演



80岁的吴贻弓——

流年未肯付东流

□ 吴贻弓(资料照)

在上海文艺会堂,即将迎来 80 岁生日的导演吴贻弓穿着红色的羽绒背心,外面再套一件红色外套,虽然是从医院“请假”出来,但看上去很高兴。他笑着和为他而来的老朋友们握手、合影。“海上电影论坛——吴贻弓导演艺术论坛暨新书首发”日前举行。吴贻弓回望来时路,就像新书的名字《流年未肯付东流》。



文体人物

吴贻弓是当代中国电影导演,曾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“终身成就奖”、上海国际电影节“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”等荣誉。1960 年,吴贻弓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,同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。

《城南旧事》寄深情

吴贻弓出生于 1938 年的重庆。当时的重庆,因遭遇轰炸而伤痕累累。吴贻弓名字中的“贻”为收藏,“弓”乃兵器,两个字结合在一起,寓意着长辈对“刀枪入库,天下太平”的美好祈愿。五岁那年,已经上小学一年级的吴贻弓在学校听到了李叔同作词的《送别》。四十年后,与这首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《城南旧事》将他的艺术生命推向巅峰。

《城南旧事》是吴贻弓首次独立执导的故事影片。当时,台湾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《城南旧事》在大陆还没有公开出版。电影完成后,得到了林海音的高度肯定,并获得了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。吴贻弓也因此成为中国电影界在国际上得大奖的第一人。

“外冷内热”的《城南旧事》属于慢热型,刚开始放映反响寥寥,随着口碑的发酵,渐渐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。影片最后卖出了 115 个拷贝,一个拷贝 7000 多元,相当于 80 多万票房。这个成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已相当难得,也是当年上影厂赚钱最多的电影。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种欢迎会,吴贻弓始终保持清醒。多年后,有人问吴贻弓:“现在这个时代,还能不能拍出《城南旧事》那样的电影?”沉思良久,他说:“这个电影在现在不可能诞生,因为那是属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深情。”

《姐姐》创新电影表达

“理想与激情”的上世纪 80 年代,《城南旧事》之后,吴贻弓拍了以当年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为原型的影片《姐姐》。剧情是西路军战败后,幸存的小号兵与妇女独立团女战士为寻找红军战士,带着伤痛与疲惫

在沙漠中艰难前行过程中,与一名裕固族姑娘相遇的故事。

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电影,《姐姐》着重刻画的是人物内在的革命信念与历史的悲情。影片外景占全片的 95%,为准还原西路军战士亲历的艰苦环境,取景地设在海拔三四千米的河西走廊。吴贻弓开玩笑称此次拍摄是“自讨苦吃”,他精心选拔出一支外景队,称之为“一支出征沙漠的志愿军”。

高原反应带来种种身体不适,头痛、头晕、疲倦、呼吸困难、心跳加速、耳膜疼痛……吴贻弓起初以为自己生病了,后来才明白,高原反应已经在折磨剧组的每一个人。但为了完美呈现剧本中一句“太阳落山了”,吴贻弓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拍摄。尽管戈壁滩的落日看上去都很美,但总是缺少“壮丽”的气势。他索性天天去拍落日,选择不同的地点和时间,直到满意为止。

《姐姐》在夏威夷电影节放映时引起轰动,它的市场之路却并不顺利,这也是吴贻弓唯一一部没有收回成本的影片。但影片的价值无疑是永恒的,“追求光明是人生的不灭信念,哪怕躯体被消灭,精神还在,这就是希望。”吴贻弓说:“外界对《姐姐》的反响一般,但我却始终对它格外偏爱。”因为在这部作品中,吴贻弓尝试用新的影像语言表达意念、情感,通过声画对位的艺术处理使影片具有震撼人心、发人深省的力量。

电影万岁 理想不灭

一部电影,有很多种拍法。一件事情,有很多种做法,作为电影艺术家与电影事业管理者,吴贻弓除了不辜负“电影”二字,再无更多想法。2012 年,吴贻弓接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“终身成就”表彰时发表感言:“电影万岁!”回想这一幕,吴贻弓说:“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,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。我以前常说,金色的童年、玫瑰色的少年,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,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。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,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、信心、人与人的关系、诚挚的追求、生活价值取向、浪漫主义色彩,总不肯在心里湮灭。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